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

李宏昀

标题出自陈绮贞老师2002年发行的歌《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》。这个意象令人想起那些少年们的情谊，想起当年的情歌，想起曹操行刺董卓失败后仓皇出逃的漫漫长路。是为本篇的缘起。

1. 德也狂生耳。偶然间，淄尘京国，乌衣门第。有酒惟浇赵州土，谁会成生此意？不信道，遂成知己。青眼高歌俱未老，向尊前，拭尽英雄泪。君不见，月如水。

共君此夜须沉醉。且由他，娥眉谣诼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问，冷笑置之而已。寻思起，从头翻悔。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后身缘，恐结他生里。然诺重，君须记。

这是纳兰性德（1655—1685）的《金缕曲·赠梁汾》。“梁汾”指顾贞观（1637—1714），号梁汾，是纳兰性德的忘年交。

在开篇，纳兰公子说，我本是一介狂生。因为偶然的命运，出身于权贵之家（他父亲是康熙朝重臣纳兰明珠）；这事儿我也没办法，希望您别嫌弃。这是他俩一见如故后的订交之作。

作品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，顾贞观的好友吴兆骞（1631—1684）蒙冤被流放到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）。顾贞观为了营救他，连日奔走于权贵之门，受尽冷遇。直到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，大学士纳兰明珠倾慕顾贞观的才名，请他为儿子纳兰性德授课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《金缕曲》即作于这一年。此后，纳兰性德等人帮助顾贞观营救吴兆骞，出钱又出力。终于在五年后，吴兆骞以“认修内务府工程”的名义被赎罪放还。当然，办成这件事，少不了要依靠纳兰公子的“乌衣门第”。

整首词中，我最喜欢的一句是“青眼高歌俱未老”。“青眼”的典故，《世说新语》的刘孝标注中有。说阮籍见到嵇喜这样的“凡俗之士”就翻白眼，见到嵇康“赍酒挟琴”而来，才加以青眼。杜甫有这样的诗句：“青眼高歌望吾子，眼中之人吾老矣”；而纳兰这句翻用其意。

“青眼高歌俱未老”，看整首词的内容，确实少年气满满。纳兰公子说，像你们这样才华横溢的人，不受世界待见，这种事儿自古以来就没少过。别理它，咱们一醉方休罢。就算全世界都跟你们过不去，有小爷我对你们好。咱俩没早点认识确实可惜，但这不是还有下辈子嘛？

豪横的话，少年们爱读爱听也爱讲；但纳兰公子有条件保护自己珍爱的东西，这样的福气却不是每个少年都够得着。

少年的你心比天高，你知道和你作对的只是些蝇营狗苟，而你要保护的东西重于整个宇宙。这些你早就想得足够明白，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。可是，为什么你的喉头会哽咽，为什么眼泪会不争气地往下掉？因为对手庸俗而强大，你骄傲却弱小；至于珍爱的东西，你害怕它们随时会碎掉。

于是周围会有这样的声音：“这孩子，真是敏感，自尊心特强。”如果这话表达的是责备或不屑，甚至嘲讽你自不量力，那就相当下流。如果话里包含关爱怜惜，那是起码应当。但是，少年的敏感、自尊和倔强，这是绝对不可以小看的东西；在怜惜之上，首先应该给予的是尊敬。说到这儿，就可以谈谈2019年上映的影片《少年的你》。

2. 在《少年的你》中，高三女生胡晓蝶不堪魏莱等人的霸凌，跳楼而死。大家都忙着围观、拍照、上传的时候，陈念为她的尸体盖上了衣服。此后，陈念经常遭受魏莱三人组的霸凌。患难中，有担当的街头小混混小北和陈念相识。小北悄悄地保护陈念，渐渐地两人成为知己。

——你，想不想，一起走出去啊？

——怎么出去啊？

——总会有办法的。我们一定可以肩并着肩，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。

在陈念心中，为了走出当下的处境，高考是必须跨过的一道坎。

——读书，考试，上好学校。想变成最聪明的人，找到答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保护世界。

——做得到吗？

——想试试。

——那说好了。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

由于陈念掌握魏莱的霸凌证据，临近高考的时候，魏莱找到陈念，利诱加卖惨，为的是阻止陈念报警。“我真的不能再复读了，我爸已经因为这件事快一年没有跟我讲话……”从这里可以看出魏莱也算受害者，但是她并不令人同情。当魏莱腆着脸对陈念说“其实咱俩应该可以做朋友的……你确定你不要钱吗？你收了钱我也放心点……”的时候，陈念失手把魏莱推下台阶，魏莱意外死亡。

得知此事后，小北构思了一个大计划，把事情装扮成自己强奸魏莱未遂，失手杀死魏莱，为的是不耽误陈念高考。审讯室中，骑虎难下的陈念强忍眼泪配合小北演戏，句句虐心。然而小北的精心布局，在警察眼中并非天衣无缝：

——但是没有人会为了另一个人，扛上强奸罪和杀人罪的。

——我和你不会，但他们还是少年。

我不禁在脑海中推演，倘若小北的计划完美实现，你们将面对的是什么？未来那么多年，你们将如何面对彼此和各自的内心？我看到的是一幕幕无止境的战斗，或许波澜壮阔，或许其中不乏悲欣交集的片段，但是难有简单的幸福。如果你们是我在现实中认识的孩子，我非常希望你们在经历过无悔的青春后能够收获简单的幸福，因为你们值得。再说，魏莱的死，本来就不配让你们俩背上那样沉重的负担。

这里倒还谈不上“要相信法律的公正”什么的。我是想说，从现实角度看，试图瞒过整个世界，这是把路走窄了；把世界加给你们的遭遇先坦然如实地接受下来，不欠世界也不欠彼此，这样更容易把路走宽。但是，和小北为了保护陈念献祭自己的一腔孤勇相比，以上这些，只是平庸的计算；面对你们我自惭形秽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好在，影片中的人民警察是足够正面而温暖的形象；在故事的结局，我看到你们有相对光明的未来。那就好，我好跟你们聊些轻松的话题。

3. 孤始举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士明知之；故在济南，始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违迕诸常侍。以为强豪所忿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。

这是曹操在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中述说平生。他说，我老人家的身世并不显赫（不过和一般人比起来，我的起点已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）；所以，为了扬名立万，我需要靠自我奋斗。年轻的时候，为了保护世界，我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（但是像“行刺董卓”这么中二的事，我老人家还真没干过）。然而事业遭遇挫折，我只好回家从长计议。

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，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。内自图之，从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绝宾客往来之望。然不能得如意。

回到家我发现，和我一起出道的人当中，有年过五十的，大家都认为他还很有前途。我就盘算，就算长年宅在家里，过“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”这样奢华而低调的生活；到五十岁，历史进程合适的时候，我再出来工作，也来得及。可是，世界之大，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所以我未能如愿。

你们看，像曹操这样确实可以和世界干上一架的人物，往往不会特意把自己放到和全世界对着干的位置。最好是，在有必要或不得已（这两个词等价）的情况下，才拿起武器，杀出一片天地。比如在十番棋的舞台上击败所有对手的“昭和棋圣”吴清源，晚年在《中的精神》中这样回忆道：

如果我在“升降十番棋”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话，我想我的棋手生涯也会就此结束吧。因为如果输了，我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了，必须回中国。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。

如此说来，吴清源先生下了十七年的十番棋，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棋手，竟然是他别无选择、必须完成的奇迹。（见朱生坚《天地有大德——吴清源先生怀想》）

然而，什么是“不得已”或“别无选择”？少年人的判断往往大相径庭。就像你们，会把有些东西看得很轻，比如自己的一生；却把有些东西看得很重，比如高考。我承认，对于你们来说，要走出当下的处境，高考是最直接的通道；而且你们会感到一旦错过就来不及。你们内心肿胀，想要尽快地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想要变聪明，想要找到答案；所以你们紧紧抱住眼前的机会。但是，机会这东西，有时候就像精致的玻璃娃娃，抱得太紧会让它破碎，伤人伤己。这就是青春的残酷。

4.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/听我唱着一首永远望眼欲穿的生活/唱得不可得的诚实/和失无所失的爱情

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/你只微笑一言不发/就像五十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

你蒙上物是人非的眼睛/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/忘掉名字吧/我给你一个家

傲寒我们结婚（女：我们结婚）/在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

傲寒我们结婚（女：我们结婚）/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

傲寒我们结婚（女：我们结婚）/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/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青春

直到有一天我不再歌唱/只担心你的未来与我无关

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/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

还有我们的故事

自始无终

这是民谣歌手马頔写给女友的歌《傲寒》（2014）。深情入骨，我很喜欢。只是对于“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/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”这句歌词，我有话要讲。倒也不是不喜欢这句，而是说，事情也可以是别的样子。

如果全世界对我或我的爱人恶语相加，我会怎么办？

最快意的，是把世界打到服为止，然后就清静了。这倒也不大好操作。

曹操说“今孤言此，若为自大，欲人言尽，故无讳耳”。意思是，假如世界要说我什么，我可以自己先说了，让世界无话可说。这个可行。

还有传说中的寒山拾得语录：

昔日寒山问拾得曰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，该如何处之乎？”

拾得答曰：“只需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”

我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。因为“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”这句显得小气。

相传，陈琳在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中痛斥曹操，曹操读后惊出一身冷汗，头痛病立马就好了，这个不错。其实，你要是足够笃定，任何“恶语”都可以当赞美听。骆宾王在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中骂武则天“入门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”，武则天读了不就是“噗嗤”一笑然后大赞“好文采”吗？

最简单的、并且是我能做到的办法，就是无视。通向“无视”的操作是理解，并放下。就像“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青春”。

世界的恶语相加，如果存在的话，那就只是存在而已。

这种东西，何必让它占据一行歌词？

5. 我爱小北、陈念这样的少年，我喜欢曹操这样的老贼。至于陶渊明，我知道他写的是好诗，但我大概还没到很喜欢他的年纪。不过，这里不妨抄录陶渊明《停云》中的一段：

东园之树，枝条载荣。
竟用新好，以怡余情。
人亦有言：日月于征。
安得促席，说彼平生。

独家记忆（版画）林国材

多摩川边，洗了又晒

王晔

日本的天气预报在气温、降水率等之外，还会预报洗涤指数。洗涤指数综合考虑当日的天气、气温、风速和日照量，看纯棉汗衫于室外晾晒两小时后的干爽度，作出诸如“较易干”“极易干”乃至“建议室内晾晒”等预报。日本的天气预报准确率极高，洗涤指数让人对某一天是否“宜洗衣”心里有底。电视的天气预报图上画着一件件夹在绳上的汗衫，也有采用一张张女人的笑脸的——没错，在日本，对家庭而言，洗衣总还是主妇的家务活。主妇的一天很可能就从边做早点，边看这样的天气预报开始，好决定是否让自家的洗衣机转动起来。

平成11年也就是1999年，井上和子是定居大阪府吹田市的75岁妇人，儿子五十出头，在一家公司任部长，儿媳是钢琴老师，孙子在东京工作已一年又半载。和子早年离婚，就这么一个独子。她因为上了岁数，每天五点不到就醒，怕吵了宝贝儿子的睡眠，且因老式房子隔音差，就只在床上耗着，不敢多动。“可只要我儿子醒了，我就活络了，就呼啦啦把洗衣机转开了，”她得意地告诉我，“我才不管儿媳睡不睡呢！”

和子认为女人就该在男人后头跟着：“没看电视上吗，那人气正旺的野球选手一郎（指棒球选手铃木一郎）的妻子弓子夫人，本来可是天天出风头的电视主播，结了婚还不是低眉顺眼地跟在丈夫后头，不是紧跟，是退后几步跟着啊。”和子实在是个老脑筋，不过，她晾晒衣服还真有一套。

井上和子绝不会把洗衣机里刚洗好的衣服一股脑儿掏出，原样儿直接端到晾衣台去。她在榻榻米上铺开一块干净的旧布，把那兴许胳膊拽着胳膊的潮湿的衣物抖开、摊在布上。用力甩开衣衫，拿手将衬衣领子、衣襟边缘等一一抹平。再将衣服折叠，同类的须摞在一起，垒成一座小山。和子一边这么做，一边嘀咕，像是带着荣誉感特意做教学演示：“朋友呢要和朋友待在一处。”一边摆上一个刚找到的“朋友”，一边按上一按。这么一件压一件，重量能帮着压掉皱褶。处理衣服如此，就连袜子和手帕，和子也依同样的程序办。

这么一来，后续的晾衣，速度比未经这番前期处理的实在顺手多了、快捷多了。晾衣本身也还有一点讲究，比如晾一条长毛巾吧，和子喜欢将毛巾横过来，拢成一圈，上方拿挂衣架的小夹子密密地夹好，阳光从上方射来，她说这么晾才干得快。

看到和子将一堆刚出洗衣机的衣服四折、摞高、压平、轻轻拍打，起初我很意外，以为多此一举。自己实践下来，晒干的衣物少了褶皱，多数几乎无须熨烫，不得不感叹，到底是旧式主妇总结出的生活智慧。

日本的普通人家，上午的晒台说得上是主妇的颜面。谁起得早、洗得勤，一览无余。别人家的晒台早挂满新洗的衣服，而有一家总是日上三竿不见动静，无须入室，室内主妇的风格已透露出一二。

洗衣还透露着门里头家庭内部人际间微妙的情绪。和子是心里只有儿子的，只洗自己和儿子的衣物，这么做立刻将媳妇踢到“外人”的类别里去了，也剥夺了媳妇对丈夫进行关照的部分权利。

没有长辈在同一屋檐下居住，单自己过日子的核心家庭里，不少主妇不假思索又理所当然地用着一句口头禅，说那身为一屋的大柱子的男主人衣服“臭”，因而绝不能和家里其他人的衣服一同下水，哪怕同一色调、同一质地。这一个“臭”字，可能客观反映着某位男士衣领的头油味、衬衫的汗酸味，听起来却如一脸的嫌弃，好像捂着鼻子、避之惟恐不远，好像居家时间更多的人对长时间活动在“家”外之人的差别对待。这才有了语言上小小的“霸凌”吧，这“霸凌”像赌气，像一只无伤大雅的、报复着的小拳头，没准透露的是主妇内心对多多团聚的需求。

具体到洗衣机，日本洗衣机的选档和欧洲的略有不同，不是按温度，如30℃、40℃、60℃等，而看衣物质料，如纯棉、丝绸、化纤，或直接选洗涤强度。日本人准备了洗衣专用细网袋，商店街的百元店里有的是，不同规格配各种衣物，如衬衣、毛衣、裤子等，的确能帮助衣服不走形，还免得它们在洗衣机里胡搅蛮缠。

我用上洗衣机是留日后期的事。收入越来越高之后，才终于舍得住上自己屋内带浴室、洗衣机和空调的较现代的公寓。

起初我都是手洗，冬天里也在浴缸里和棉衣奋战，偶尔才舍得去街角的洗衣房，那里有一字排开的投币式洗衣机。

大约千禧年前夕，富士电视的节目里有一位女艺人说自己用上了烘干机，就像突然添了个保姆，舒服极了。那时用烘干机的人不多，主持人也没有切身体会，只空洞地附和一句：“哦，是这样啊，是这样啊！”我把注意力集中到“保姆”一词上，飞快地想当然，以为烘干机能吐出叠好的衣物，不然，怎称得上有了保姆呢。又五年，我也用上烘干机，才明白就是字面意思的烘干而已，折叠一关并未自动化，一时竟有说不出的怅然。

我在大阪本庄的公寓时，隔壁住着个听上去二十出头的女孩。我在那里两年，从未和她打过照面。不过我俩的信箱在楼下门厅里紧挨着，我能看见信箱上她的名字。我也听到她开门关门，她在夏夜敞着门对着阳台煲电话粥。一口大阪方言，“真的吗”，“可爱”，诸如此类，都是年轻人的口头禅，单调而大惊小怪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充满年轻才有的夸张和傲娇。她像是高考落榜，在哪里打着零工，时常深夜归来，毫无预告地开动阳台上摆着的洗衣机。我的枕头离阳台不远，权当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夜雨，亏得当时也年轻，那洗衣机的无厘头运转并不妨碍我在“雨”声和偶尔的“闷雷”声里快活地流连梦乡。

洗衣能手和子曾送我一套古旧的小学馆版《万叶集》。在这部现存最早的日语诗歌总集，收录七世纪前半期至759年、约一百三十年间长歌与短歌的《万叶集》里，有人歌咏“沙拉沙拉，如多摩川边洗了又晒的麻布越发光滑一般，越来越喜欢那女子，却是为何”。一句淡淡又浓浓的情歌，也反映着当时女子在水里洗麻布，岸边晒麻布，以得白色布匹的日常风景。这一句歌用“沙拉沙拉”牵连两个发音近似而意思不同的词，水流的象声词以及表示程度递进的副词。歌人以一石击二鸟，打开了更宽大的想象空间。这谐音的汉译让我只能笨拙地啰嗦两句却也无可奈何。而《万叶集》里也有无可奈何的女子，叹“离河太远，布只好不洗不晒，就这么缝了”。也有集体的洗晒成为风景的，于是出现这样的问答：“筑波山上落了雪吗，非也，是女子们晒着布呢。”

将手织的麻布浸于河水中，继而曝露在阳光下，是许多年代里妇女们的劳作。所得布匹可抵税，所谓米来交租，布来抵“调”。调是日本昔日物税的一种，是主要由纤维制品抵充的税。因而也有调布一说。本来，多摩川亦作多麻川，“调布的玉川”为如今东京都调布市附近流淌的多摩川古称，多麻、多摩和玉，日语假名都一样。像是要留下一点历史佐证，浮世绘名家铃木春信描摹过调布的玉川，不止一幅，或以遒劲而有动感的笔触写女子在水中翻卷白布如舞绸缎，将辛苦的劳作浪漫化；或展示更平和而细致的风俗，有水边的芦苇，有母子的呼应。水波的线条横向，布匹的纵向，布匹底端浸于水中，遂让纵横的线条有交错，又终究分别得一清二楚。洗布的母亲身子倾于左后侧，在干活的同时照顾着孩儿，她的双脚在水里隐约可见，一只微微抬起，整个人处于动态之中。铃木春信的勾线和构图都雅致而不失沉着的力度，更提炼出辛苦劳作里有力而轻盈的美，翻卷的白布上凝结着女子的和生活的精神。

这些歌和图虽说着墨于洗布晒布，昔日的女子们在河边洗衣的场景借此也可想象一二。

此外，洗布和晒布基于这样的认识：水能溶解杂质，阳光有漂白作用。昔日庶民的衣裳多用麻、苎麻等硬纤维，越是洗就越是白也越是软。用棍子敲打使纤维更添光泽的方法据说早在奈良时代（710–794年）前已从中国传入日本。而要洗去衣衫上的污渍，在旧时的日本多用无患子、皂角、米汤等，皂角和无患子含皂角苷，米汤含麸皮和酶，都能去污除垢。而后肥皂登场，甚至出现在德川家康的遗产名录上。

于河边以捶衣棒捶衣、在木盆中借搓衣板搓衣，洗衣在当代更演变为揿一两个按钮、让洗衣机自动完成。不过在日本家庭中，女子洗衣依然有一幅刻板的图画，在那洗涤指数的预报里，纯棉汗衫边还不曾出现男子面孔，只有女子的，一张又一张、对应着各城各乡地名的小圆点。

2021年8月3日写于厄兰德岛

回音壁

编辑同志：

8月5日文汇报第10版，刘铮文章《一本钱锺书收藏过的侦探小说》中提到，1949年夏，“稍后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周而复……”云，查家父周而复年谱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成立于1951年7月21日。当时我父亲在“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”（部长陈毅兼，副部长潘汉年）任职，去看望钱锺书夫妇。

顺祝编安

周鲁卫 敬上

汪成法先生：

大作（《大学者的小失误》，刊于2021年5月16日文汇报笔会）指出拙著中的谬误，完全正确，不胜感激！1990年我撰写此书时，称“夷人‘没有关节’”，是引自他人文章，未及查找原文。以后看到原文，方知正确的写法应是“夷人的关节难以弯曲”，但对原书中这句话一直未能修改，贻误读者至今，深感愧疚。兹幸蒙指正，当即请编辑在重印时修改。专此奉告，并颂撰祺

葛剑雄，2021年5月16日